

高適集校注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高適集校注

〔唐〕高適著

孫欽善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青浦環城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4 字數 349,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3,000

統一書號：10186·436 定價（七）：1.60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工作、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并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前言

高適（七〇一——七六五），字達夫，祖籍爲渤海蓨縣（今河北省景縣南），里籍爲洛陽（詳後附年譜）。他是唐代著名的詩人，尤以邊塞詩著稱。

一

高適身歷唐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幾朝，而成年以後的主要生活經歷及文學創作時期，則在玄宗、肅宗兩朝，尤其是集中於玄宗開元、天寶年間。

玄宗誅武、韋之黨取得政權之時，既有「貞觀之治」留下的物力基礎和開明的政治傳統可資承襲，同時也面臨着武則天晚年及中宗、睿宗時期由於政治腐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嚴重危機。玄宗於開元初年勵治圖強，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從而在開元中葉前後，出現了歷史上所謂的「開元之治」。

但是，「開元之治」畢竟是封建制度下的「盛世」。唐玄宗的改革，沒有也不可能觸動封建社會的本質。封建社會的種種矛盾，包括農民與地主階級的基本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依然存在着和發

展着，無時無刻不潛伏着危機。一旦最高統治者放棄敬謹，走衿懈敗，四伏的危機就會迅速爆發。自開元後期始，玄宗迷惑於昇平假象，以聲色自娛，荒於政事。（注）如天寶十三載他自己所說：「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終於造成貴戚、奸相、宦官既互相勾結，又互相傾軋，把持朝政，陷害忠良的局面。致使財政危機加重，民族關係緊張，階級矛盾日趨激化。

開元年間，唐對奚、契丹及吐蕃的戰爭，基本上是防禦性質的。進入天寶年間，唐玄宗好大喜功，諸邊將邀功求賞，輕妄動兵的傾向有所滋長，如東北邊境，平盧、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五天寶四載）；在西方與吐蕃的關係，則輕妄舉兵與抵禦侵掠兼而有之。玄宗窮兵黷武，炫耀威力，不聽王忠嗣「厲兵秣馬，俟其有釁」，以緩取之的切實主張，於天寶八載，命哥舒翰指揮各方聯兵六萬餘人攻石堡城，最後雖然收復了失陷八年之久的石堡城，却付出數萬唐朝士卒生命的慘重代價。

天寶十四載，發生了安史之亂，這是唐王朝錯綜複雜矛盾的總爆發。從此遍地戰亂，生民塗炭，朝廷流亡，赫赫的唐帝國幾於傾覆。邊境少數民族統治者也乘機內侵，數年間，西北數州相繼淪沒於吐蕃，長安也一度失陷。唐王朝國勢一蹶不振，盛唐局面從此一去而不復返。

以上簡述了高適所處的時代背景，這些在他的生活及創作上都會打下深深的烙印。

高適出生在一个世代爲宦的家庭，其父從（一作崇）文，位終韶州（今廣東省韶關市）長史。他幼年侍父做官，到過嶺南。家鄉無甚產業，舊唐書本傳說他「少濩落，不事生業」，他自己也每以蘇秦少時遭遇自比。他發憤讀書，但並未完全遵循一般舉子士人的正統道路，而是「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尙節義」（舊唐書本傳）。讀他的詩文可知，他鑽研學問，不限於儒家的經書，對史書和諸子百家，特別是兵家的書，尤廣泛涉獵。二十歲時，他西遊長安，滿以爲「書劍」學成，可以施展抱負，而實際却是「白壁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別韋參軍），根本無進身之門，結果失意而歸，客居宋州宋城縣（今河南省商邱縣）。舊唐書本傳說他「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實際上他是在友人資助下，過着隱耕、讀書和浪遊的生活。這一時期，他定居宋城，未曾遠遊。首探仕途所受的挫折，對他的打擊很大，但他並未心灰意懶，而是「弱冠負高節，十年思自強」（魯郡途中遇徐十八錄事），「萬事切中懷，十年思上書」（苦雨寄房四昆季）；但是，「君門嗟綈邈，身計念居諸」（同上），終未獲得進身的機會。由於生活困頓，使他接觸到社會下層，體驗到民間疾苦，觀察到吏治得失，在詩中有不少反映。

自開元二十年至天寶七載這一時期，雖仍以梁宋爲定居基地，但也多次出遊，逗留他鄉。其間曾北遊燕趙，應舉長安，落第留京，暫居淇上，歸後又出遊魏楚，旅居東平（詳後附年譜）。在此期間，他第一次深入東北邊塞，並且在四處浪遊中更加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現實，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深遠

的影響，寫出不少邊塞名作和反映民間疾苦的篇章。值得一提的是，天寶三載至六載，高適曾與李白、杜甫等在梁宋齊魯相聚同遊，賦詩抒懷，切磋藝文，彼此在生活上、創作上都產生深刻影響，留下美好記憶，堪稱文學史上的一次盛會。

天寶八載夏，經睢陽太守張九臯推薦，舉有道科赴長安，授封丘尉，立即赴任，一直做到天寶十一載。在此期間，他作爲一個下層官吏，體察到民事的艱難，吏治的腐敗，逢迎長官的難堪。深感人微言輕，仰人鼻息，難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也深感自己耿直寬厚的胸懷與污濁苛刻的官場吏務難以相容。因此辭官之念，不時滋萌。中間天寶九載冬至十載春，曾北使青夷軍送兵，重至北塞，再遊燕趙，邊事緊迫，職卑無爲，感慨而歸。這時期又寫了不少關於民事、吏治和邊塞的詩。

天寶十一載秋，終因厭倦爲吏生涯，辭去封丘尉，西遊長安，另謀出路。在長安曾與詩壇名輩王維、杜甫、岑參、賈至、儲光羲、綦母潛等聚首同遊，會老友，交新朋，再一次得到切磋詩文的機會。不久即經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的判官田梁丘引薦，赴西塞入哥舒翰幕府任左驍衛兵曹參軍，充掌書記。當年末，隨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在玄宗面前對他大加稱讚。高適在哥舒翰幕府任職四年，身遇知己，受到重用，頗爲得意，成爲他仕途升遷的起點。但是生活地位和思想感情的變化，却給他的創作帶來不利影響，開始在文學事業上走下坡路。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史之亂起。十二月，高適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關。天寶十五載六月，哥舒翰兵敗，高適西去，走捷徑趕上奔蜀的玄宗，拜爲御史中丞，隨玄宗至成都。當年十二

月任淮南節度使討永王璘叛亂。至德二載又參與平安史叛軍。乾元元年，遭權臣殿中監、太僕卿李輔國讒，左授太子詹事。其後曾先後出任彭州、蜀州刺史。廣德元年，遷劍南節度使。當年七月，吐蕃陷隴右，十月，侵入長安，高適在蜀發兵臨吐蕃南境加以牽制，師出無功。十二月，松、維、保三州相繼爲吐蕃所陷，高適亦不能救。次年爲嚴武代職，還京後任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正月卒。自安史亂起，高適一生最後一段時期，確如舊唐書本傳所說：「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累爲藩牧，政存寬簡，吏民便之」，「適以詩人爲戎帥，險難之際，名節不虧，君子哉！」但他這一時期的創作却並不景氣，安史之亂的動蕩歲月，沒有在他的創作中留下多少痕跡。從酬河南節度使賀蘭大夫見贈之作、同河南李少尹畢員外宅夜飲時洛陽告捷遂作春酒歌、酬裴員外以詩代書等寥寥幾首詩中，雖能看出他的喜怒哀樂之情也還能和着時代的脈搏而起伏，但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太不夠、太膚淺了。此中原因複雜，精力集中於政事軍務固然是一個因素，但主要恐怕在於他身居高位，浮在上層，使創作脫離了現實生活的土壤，從而留下一個低弱的尾聲。令人欣慰的是，他與杜甫的友誼，年深益篤，二人在西南相會，屢有酬贈，皆爲情摯感人之作。

三

高適的作品，有詩、賦、散文，而以詩數量最多，成就最高。他的散文不多，又多是應用文，除罷職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敘事抒情感人肺腑外，其他多缺乏藝術性。中唐以前的詩人，多長於詩而拙

於文，詩歌用於生活的各方面，許多該用文的場合都以詩代替了，高適也是如此。這裏我們主要分析一下他的詩歌的思想藝術成就。

✓ 高適素有邊塞詩人之稱，他的邊塞詩成就極高，在整個唐代邊塞詩中是很突出的。前已敍及，高適一生曾三次出塞，這是有社會原因的。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說：邊將「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加以邊將在外有權表奏選任自己的幕僚，因此仕途淪落之士人，往往出塞謀取出路。高適如此嚮往邊塞，除心懷韜略，受安邊之志所驅使外，謀求仕途進身之階，也是一個很實際的原因。高適多次親臨邊塞，對征戰生活有深入的觀察與體驗，加上嚴肅、刻苦的藝術實踐，故能成爲著名的邊塞詩人。高適邊塞詩的成就，主要集中於前兩次出塞，第一次以淪落布衣之身，第二次以縣尉卑下之職，地位低下，懷才不遇，處境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敢於正視和揭露邊事的實際情況。這兩次出塞所寫的邊塞詩，思想、風格是一致的，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表現了抵禦侵犯、安定邊疆、建立功勳的豪情壯志與懷才不遇、抱負不得實現的強烈矛盾。如第一次出塞：「常懷感激心，願效縱橫謨；倚劍欲誰語，關河空鬱紆。」（塞上）第二次出塞：「登頓驅征騎，棲遲愧寶刀。遠行今若此，微祿果徒勞！」（使青夷軍入居庸三首）第二，敢於議論邊策，揭露弊端。他不僅因奚、契丹統治者起釁侵擾而感到憤慨，也歎息由於邊防失策，邊將因循無能或邀功求爵，致使戰事連年不已。他反對消極抵抗，苟且偷安，認爲「轉門豈長策，和親非遠圖」（塞上），主張選用良將，發揮威勢，根除邊患，「搃戎掃大漠，一戰擒單于」（同上）。他還認爲歸降的胡人不可依靠：「戎狄本無厭，羈縻非一朝，饑附誠可用，飽飛安可招！」（睢陽酬別暢大判官）

對厚遇降胡，虐待戍卒的作法甚爲不滿：「戍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關亭試一望，吾欲涕沾臆。」（薊門作）第三，留意體察戍卒的思想感情，反映他們的生活和呼聲。既表現士卒英勇殺敵的豪情，又表現他們久戍思歸的哀怨；既歌頌、讚揚士卒誓死如歸的獻身精神，又悲歎、惋惜他們身遭塗炭的非人待遇。這種複雜矛盾的思想感情，又常常體現在一組詩（如薊門五首）甚至一首詩（如燕歌行）中，這正是現實複雜矛盾的深刻反映：敵人的進犯，自然激發戰士們的愛國感情，因而奮勇抗擊；但由於邊策失當，久戰不已，兵困民敝，特別是軍中將兵之間，存在着階級的對立和壓迫，苦樂懸殊（「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又不能不使奮戰士卒和正義之士悲憤寒心。在高詩中，士卒和作者這種複雜矛盾的思想感情又總是交融一體的，說明詩人對士卒的體諒和同情，這是由詩人當時的處境和地位所決定的。

✓ 高適第三次出塞，在哥舒翰幕府任職，當時主將戰功卓著，自己也比较得志，邊塞詩作的內容風格遂與前二次迥然不同。第一，以歌頌戰功爲主，暴露邊事腐朽面的詩絕無。如前所述，哥舒翰對安定西部邊塞確有功勞，但也有迎合最高統治者開邊黷武的欲望，輕妄用兵、邀功求爵的一面。高詩對前方面的反映是充分的，而對後一面却不够清醒，總是盲目歌頌而絕無微詞。其中把歌功與安邊理想結合在一起的，還有點積極的意義，如：「萬騎爭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繡麒麟。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九曲詞其二）這裏勝利、安定的歡悅之情，與當地人民「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哥舒歌）的情感是吻合的。但大多已經失去了人民性的光彩，有的甚至不分是非曲直，盲目歌頌不義之戰

（如李雲南征蠻詩）；或在歌頌戰功時過多頌揚嗜殺的情景，如「泉噴諸戎血，風驅死虜魂。頭飛攢萬戟，面縛聚轅門。鬼哭黃埃泉，天愁白日昏」（同李員外賀哥舒翰大夫破九曲之作）。第二，反映士卒遭遇不平的作品消聲匿跡。第三，抒發壯志，決心建功的激昂情緒成為詩歌主調，個人懷才不遇的哀怨聽不到了。塞下曲就是這樣一篇典型的作品：「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他已經沒有牢騷怨言了，「爲問邊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無窮」（金城北樓），只不過是異域鄉愁這種人之常情的流露，而且這種鄉愁也早已在知遇之感中得到慰藉：「豈不思故鄉，從來感知己。」（登隴）

反映民間疾苦，是高適前期詩歌又一個主要內容。高適長期落魄失意，使他接近、同情下層人民，而到處浪遊又使他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現實，他不僅了解實際情況，而且有政治理想，不僅看到天災，而且注意到人禍，因此他的某些詩往往不是就事論事，而是觸及制度的弊端、時政的得失和吏治的殘虐，內容相當深刻。他認識到土地兼併、租稅無度給農民帶來的苦難，主張抑兼併，輕賦徭，調整均田租庸調法，如：「試共野人言，深覺農夫苦。去秋雖薄熟，今夏猶未雨。耕耘日勤勞，租稅兼烏鹵。園蔬空寥落，產業不足數。」（自淇涉黃河途中作十二首其九）「租稅」句是說租稅既重，土地又壞。「產業」主要指土地，此句反映了均田分配數的不足，正是均田租庸調法遭到破壞的反映。過廬明府有贈：「奸猾唯閉戶，逃亡歸種田。……皆賀蠶農至，而無徭役牽。」奉寄平原顏太守：「豪富已低首，逋逃還力農。」又反映了豪族的兼併與農民流亡的因果關係，表達了作者抑兼併之家，歸逃亡之戶，節制徭役，不違農時的主

張和理想。他認為吏治的得失直接關係到人民的死活，從而信奉儒家「仁政」「教化」及老子「無爲而治」的思想，主張行寬簡便民之政。他在許多詩中一再歌頌春秋時單父邑宰宓子賤「鳴琴而治」的不擾民之政，稱讚現實中的良吏能效法子游宰武城時所行禮樂教化之道（見過廬明府有贈）。他自己做封丘尉時，甚感催租逼役於心不忍，「鞭撻黎庶使人悲」（封丘縣）他有救民之志，不顧直言時弊而獲罪：「永願拯芻蕘，孰云干鼎鑊！」（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他有濟世之策，却因身遭棄置無人理睬：「縱懷濟世策，誰肯論吾謀！」（東平路中遇大水）憤激之詞透露着對人民的深切同情。當然這些詩並未觸及封建剝削的本質，這是詩人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我們不應苛求。這些詩的意義在於透過表面的「盛唐」氣象，反映了潛在的矛盾和危機。他反對粉飾太平，認為「安人在求瘼」（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只有體察民間疾苦，瞭解時政弊端，改革圖治，才能安定人民。

高適長期淪落，懷才不遇，對權貴專權，世態澆薄，深有感觸，寫了不少有關的詩歌，成為高詩又一個突出的內容。行路難、別韋參軍、效古贈崔二、苦雨寄房四昆季、邯鄲少年行等，言志敘懷，感情真摯，反映了下層士人的共同思想情緒。這類詩表達了詩人「理道資任賢」（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的政治理想，深刻揭露了「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歡樂彌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別韋參軍）「一朝金多結權貴，百事勝人健如虎。……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行路難）的現實，說明即使仕途比較開放的盛唐，也並未改變貴族特權政治的本質。至於李林甫執政以後對士人的嫉恨和壓抑，也有側面的反映。高適的這一類詩多表現為酬贈形式，其中有對上與對友之別，對上

多有奉承之辭，言不由衷，對友則無所顧忌，吐露真情。當然也有局限，如抒發濟世之志往往伴有對功名利祿的熱衷追求，失意的感慨往往摻雜着悲觀出世的念頭，不滿權貴而又不惜屈身干謁，甚至違心地奉獻諛詞，如留上李右相等就是明顯的例子。

詠史的題材在高詩中也較多見。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作為現實統治的借鑑，是唐王朝興盛的原因之一，唐太宗貞觀年間「君臣論治」就是典型一例。高適重視這一傳統，十分留意歷史這面鏡子。他諳熟歷史掌故，不僅在詩中經常援引，而且寫了不少直接詠史的詩，如三君詠、銅雀妓、題尉遲將軍新廟、詠史、辟陽城、同觀陳十六史與碑、古大梁行、武威作二首等。這些詩，或寫歷史事件，或寫歷史人物，就當時而論，包括了現代史、近代史、古代史的內容。其中多「禾黍」之思，興亡之歎，不能說不是針對盛唐的昇平假象和玄宗晚年荒於政事而發的。此外，強調統治者要用賢良，辟奸邪，君明臣忠，直言無忌，從諫如流，表現了他開明的政治理想。

高詩不僅大多思想內容充實深刻，藝術成就也是突出的。詩中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五絕、七絕諸體皆備。明胡應麟詩數論其五古有「深婉有致，而格調音節，時有參差」，「黯淡之內，古意猶存」之語（內編卷二）。論七古則曰：「盛唐高適之渾，岑參之麗，王維之雅，李頎之俊，皆鐵中錚錚者」，「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內編卷三）論排律云：「盛唐排律，杜外，右丞爲冠，太白次之。常侍篇什空澹，不及王、李之秀麗豪爽，而信安王幕府詩二十韻，典重整齊，精工瞻逸，特爲高作，王、李所無也。」（內編卷四）論五律云：「達夫歌行、五言律，極有氣骨。」（內編卷五）論七

律云：「王、岑、高、李，世稱正鵠。……常侍意勝詞，情致纏綿而筋骨不逮。」又：「雖和平婉厚，然失盛唐雄瞻，漸入中唐矣。」又：「高、岑明淨整齊，所乏遠韻。」（同上）論五絕、七絕云：「盛唐」長七言絕，不長五言絕者，高達夫也。」又評高適七絕云：「渾雄」（內編卷六）。皆爲有得之見，可資參考。

高詩各體在特色上雖有參差，但又存在一個總的藝術風格，前人多以「悲壯」稱之。如宋嚴羽說：「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滄浪詩話詩評）最先提出「悲壯」之論。明胡應麟襲嚴說，論五古詩云：「高、岑悲壯爲宗」（詩藪內編卷二），總論亦稱「高、岑之悲壯」（外編卷四）。所謂「悲」，就是悲憤感慨，所謂「壯」，就是雄渾豪壯。在嚴羽前後其他論高詩者，雖未直言「悲壯」，但評語中也含有這種意思。如高適之至交杜甫說過：「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唐殷璠也說：「適詩多胸臆語，兼有風骨。」（河嶽英靈集卷上）元辛文房評岑參時曾連及高適，說：「詩調尤高，……與高適風骨頗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唐才子傳岑參傳）這些評價，或不謀而合，或先後相襲，皆準確地概括了高詩的藝術風格。

文如其人，高詩這一風格的形成，首先有其個人生活和氣質的基礎，這就是慷慨任俠，長期落魄，親臨邊塞，投身戎旅等因素。文關時勢，高詩的這一風格，又與詩歌發展的歷史潮流分不開。我們知道，初唐詩壇還沒有擺脫齊、梁浮靡詩風的影響。到初唐後期，陳子昂代表時代要求，標榜「漢魏風骨」，倡導詩歌改革，使詩風有所轉變。至盛唐時，詩歌革新才卓見成效，唐體大備。高適正是在這個詩歌發展潮流中，「以雅參麗，以古雜今」，「聲律風骨」兼備，尤以「風骨」見長的一個詩人。

高適以寫抒情詩為主，他的抒情詩藝術特色鮮明，成就較高。

直抒胸臆是高詩的一個特點，故殷璠說：「適詩多胸臆語。」直抒胸臆易流於淺露和抽象，而高適則善於用樸實而熾烈的語言，真率地表達深切的感受，細膩地刻劃複雜的心理，彷彿向你打開心扉，深邃而洞澈，詩的感染力很強，人物形象也很鮮明。如「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縣），「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人日寄杜二拾遺）等等，披露胸襟，淋漓盡致。揭示別人的心靈，也能體察入微，如「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燕歌行），「意氣能甘萬里去，辛勤動作一年行」（送渾將軍出塞）等等，直探心曲，委婉有致。

夾敘夾議而又飽含着強烈的感情是高詩的又一個特點。情感事而萌，緣理而發，事、理、情總是交融一體的，因此抒情詩往往離不開敘事議論。高詩善於處理三者的關係，在敘事、議論時不落入板滯、概念、沖淡詩情，而總是流露着發自肺腑的愛憎感慨之情，增濃詩意。如「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燕歌行），不平之感溢於言表。「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同上），相思之情，纏綿悱惻。「世人向我同衆人，唯君於我最相親，且喜百年有交態，未嘗一日辭家貧」（別韋參軍）。敘友情飽含着無限感激。至於議論，有時昇華為反映事物本質的格言警語，如「臨邊無策略，覽古空徘徊」。樂毅吾所憐，拔齊翻見猜，荆卿吾所悲，適秦不復迴。然諾多死地，公忠成禍胎！」（酬裴員外以詩代書）末二句高度概括了人間的不平，表達了詩人深沉的感慨。又如：「不是鬼神無正直，從來州縣有瑕疵。」（同顏少府旅宦秋中）深刻揭露了任職州縣，逼民事上難堪之務。

與正直善良之心的矛盾。有時則結爲疑惑不解的質問，如：「惆悵閔田農，徘徊傷里閭；曾是力井稅，曷爲無斗儲！」（苦雨寄房四昆季）「東鄰少年安所如，席門窮巷出無車；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行路難）「緬懷當途者，濟濟居聲位，邈然在雲霄，寧肯更淪蹟！……我慙經濟策，久欲甘棄置，君負縱橫才，如何尙顛顚！」（效古贈崔二）不平之氣，更爲憤激。

高詩單純寫景之作不多，但抒情、敘事、記行多伴有景物描寫。高詩寫景也獨具特色，卽善于在具體描繪中表現主觀感受，多有我之境、寫意之畫，如「溪冷泉聲苦，山空木葉乾」（使青夷軍入居庸），「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自薊北歸），「石激水流處，天寒松色間」（入昌松東界山行）等。有的情景交融，意趣洋溢，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繞梁山匹馬遲」（送前衛縣李宋少府），別情無限；「門前種柳深成巷，野谷流泉添入池」（寄宿田家），野趣盎然；「湍上急流聲若箭，城頭殘月勢如弓」（金城北樓），豪氣滿懷；「白雲勸進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逸志高邁。

高詩手法質樸，語言平實，意勝於辭，在綜合吸收漢魏六朝的詩歌傳統時，以漢魏爲主，故藝術上給人以渾浩之感，恰如沈德潛評漢魏詩所說：「渾渾灑灑，元氣結成，乍讀之不見其佳，久而味之，骨幹開張，意趣洋溢。」（唐詩別裁集例言）

高詩也有不足之處，就是有時爲了應酬，敷衍成篇，堆砌典故，食古不化，有些篇章讀來頗感滯礙。

四

最後對本書體例作幾點說明。

(一) 關於校勘

根據高適集版本源流系統及正誤、完足諸情況（詳見附錄二），確定底本及具有代表性的校本如下：

底本

明覆宋刻本高常侍集十卷（詳附錄二所列第四個本子），簡稱「底本」。

校本

清影宋抄本高常侍集十卷（詳附錄二所列第二個本子），簡稱「清抄本」；

明銅活字本高常侍集八卷（詳附錄二所列第十二個本子），簡稱「明銅活字本」；

明張遜業輯校、黃埴刻十二家唐詩本高常侍集二卷（詳附錄二所列第八個本子），簡稱「張黃本」；

明許自昌校刻前唐十二家詩本高常侍集二卷（詳附錄二所列第十一個本子），簡稱「許本」；

清全唐詩本高適詩四卷（詳附錄二所列第十三個本子），簡稱「全唐詩」；

敦煌寫本殘卷「伯」三八六二高適詩集（詳附錄二所列第十四個本子），簡稱「敦煌集本」；

敦煌寫本殘卷「伯」二五五二詩選（詳附錄二所列第十五個本子），簡稱「敦煌選本」；